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源　梅

謄録監生臣汪元亮

册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舉職 宣贊

舉職

書曰蒞事惟勤傳曰官修其方盖夫執事之人咸服其政靖恭而思不出位僶俛而罔或告勞斯所以職修事舉而臻於治者也漢氏之後政歸臺閣樞機關決品式

具備典章憲令於是出焉乃有恪恭自任周旋匪懈服勤夙夜訪求遺墜董率下吏表正官聯職思其憂守不假器用能發揮故實振舉綱目俾庶工之無曠而攸司之咸乂幹國之蠱益身之榮非夫藹藹之吉士其孰能臻此也已

漢張安世湯子也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於尚書中給事）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也）

孔光成帝時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

令帝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

後漢侯霸建武中為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録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寛大之詔奉四時之令霸所建也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曰寛大奉四時謂依令也

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輙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均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

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光武益以為能

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

官臺閣以為故事

尹勲為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衆

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

胡廣為尚書郎恪勤職事所掌辨護

周景為尚書令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

市長追捕不得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
詰雄伏於廷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出覆面與三
日期賊便擒獲
左雄為尚書令自雄掌納言多所整肅每有章表奏議
臺閣以為故事
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
故事
黄香為郎中詔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

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後為尚書令曉習邉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

劉淑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正二百餘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諮問焉

魏衛覬為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故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訂正

盧毓為侍中在職三年多有駁正

裴潛為尚書令奏正分職科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

百五十餘條

夏侯惠字雅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

晉任愷武帝初為侍中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小大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

賈充為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辨章節度事皆施用

王戎為侍中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

荀勗為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裴秀魏咸熙中為尚書僕射始達五等秀專典制度武帝即位為尚書令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

荀組音衮字伯條拜尚書組性明亮敏於衆職以勗羣僚

杜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服焉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劉耽為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蒞著績

祖納為尚書三公郎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為尚書郎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范甯為中書侍郎專掌西省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徐邈為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輙有獻替多所補益甚見寵待

宋王悅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按覆無所避得姦巧甚多

南齊虞玩之宋後廢帝元徽中為右丞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

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

江謐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皆以委謐尋勑選曰謐有才幹堪為委遇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事辦

王奐為右僕射本州中正奐無學術以事幹見處

孔逷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宋順帝昇明中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太祖謂王儉曰逷真所謂儀

曹不忝厥職也

梁王志為侍郎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知理稱

孔休源為尚書儀曹郎累遷黄門長御史中丞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禦嘗以天下為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徐勉為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

樂藹為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

廷儀憲悉資諮焉

賀琛為通事舍人累遷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

蕭介為侍中介博敏彊識應對左右多所裨正高祖甚重之

陳謝岐梁末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為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

孔奐為侍中時有事北討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

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覽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伏

蕭弘為金部侍郎時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弘為庫部侍郎掌知造弓弩稍箭等事弘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

宗元饒高祖初為尚書左丞時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貫之臺省號為稱職

司馬申為散騎常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

間軍國大事指麾斷决無有滯留

後魏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當官而行無所廻避又上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

鄧淵為尚書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舊事與尚書崔玄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文所知遇

公孫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為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為孝

薛舒緒文成時為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戸口號為稱

職

游明根孝文初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後遷尚書參定律令屢進讜言

韓茂字元興為尚書令加侍中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議論合理

邢乱為尚書右丞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

郭祚為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孝文甚知賞之

孔昭為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政刑遷侍中

李平為長兼度支尚書累遷右僕射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

李崇為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為下筆不徒爾收領也

爾朱世隆為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出視事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

宋世景為禮部郎中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高肇為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為能

劉懋字仲華為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

李彦為郊廟大夫時朝儀典章咸未周備彦留心考定號為稱職

羊深莊帝初為青兖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

北齊楊愔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顔之推武成時為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嘗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

事勤敏號為稱職

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善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元修伯為度支尚書屬政荒國廢儲藏虛竭賦役繁興修伯憂國如家恤民之勞兼濟時事詢謀宰相朝夕孜孜與錄尚書唐邕迴換取舍頗有裨益

杜弼為侍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夫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為之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察然後施

行

後周裴俠為戸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厲精發摘數旬之内姦盜畧盡

蘇綽為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戸籍之法

李彦為尚書右丞轉左丞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畧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

李詢為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

趙芬為吏部下大夫芬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大夫

柳帶韋為武藏中大夫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

隋柳莊初仕後梁後歸周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

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嘗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

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
柳雄亮為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
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
元文都開皇初授内史舍人歴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
能名擢為尚書左丞
蘇孝慈為太子左衛率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為幹理
數載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
令狐熙為吏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號為明幹

楊汪為尚書左丞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

于仲文為柱國尚書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帝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源師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

開皇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

豆盧實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内士爕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

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章清河房山基為考功河東裴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裴矩為吏部侍郎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

郎茂為民部侍郎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性又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

稱

裴蘊為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濶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時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

户口皆從實者全縣裴藴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牛弘大業中為光禄大夫從祀北嶽壇場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常

虞世基為内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疑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

節度世基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

斛斯政煬帝時為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辨速稱為幹理

唐武士逸授益州行臺左丞數陳時政得失高祖每嘉納之

魏徵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詔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温彦博為中書侍郎御史大夫俱有能名繇是特蒙任寄遷中書令

韋思謙高宗朝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令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薛元超拜給事中時年二十六歲數上書陳君臣政體及時事得失高宗皆嘉納之

李乂為黄門侍郎多所駁正

李傑為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稱

裴光庭開元中為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服焉

裴遵慶為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寳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彊記精覈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繇是大知名

李栖筠為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承大亂之後甲歷散失

流品混淆真偽與奪決於造次姦吏屏息稱為神明

劉滋為司勲員外郎判南曹勤於吏職孜孜奉法

韓滉為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强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纎隱無遺後為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税無度帑藏給納多事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筩括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過犯者必痛繩之

趙宗儒貞元中為司勲員外郎判考功宗儒復行貶考

之令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未嘗分其善惡悉以中上考褒之及是褒貶稍明人知戒懼德宗善之

權德輿為左補闕貞元八年關中大水上疏請降詔恤隱遂命奚陟等四使

皇甫鏄為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三年頗能鈐制姦吏

韋顗為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亟迴大政

崔植祐甫之子也爲左補闕與鄭覃皆賢相之後同時司諫朝廷每有得失二人必迭上章疏公議欝然歸美白居易入翰林爲學士元和三年五月拜左拾遺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收擢欲以生平所貯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獻䟽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已與崔羣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再瀆宸覽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大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

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繇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其位則偷合而不言愛其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是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繇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鄉校豎儒府縣

走吏委心泥滓絶望煙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厨之膳給其食朝𢟍夕愓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寐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臨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方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

欲知之乎儻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小小有闕遺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代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誠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

楊於陵元和中為吏部侍郎請換寫大歷十年已後至貞元二十年甲歷從之

高釴太和三年為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

韋弘景為尚書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六十人遷禮

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繕完宫省至今頼之

高允中太和初爲左補闕允中自爲諫官甚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

房直溫開成初爲刑部員外郎上言諸州府刑獄留滯生姦請重頒下貞元三年七月十七日制敕又臺省法司應緣詳覆須行文牒請付本道急遞以免稽遲從之

殷侑開成初爲刑部尚書上言度支鹽鐵轉運戶部等

使下職事及監察塲柵官悉得以公私罪人於州縣獄寄禁或自致房收繫州縣官吏不得聞知動經歲時數盈千百自今請令州縣糾舉據所禁人事狀申本道觀察使具單名及所犯聞奏許之

後唐盧文紀為吏部侍郎同光四年上疏請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尚書考功又舉奏令式內所定中外百職校考節文及中興以來格條請自所司施行敕旨從之

薛冲爲刑部員外郎奏請名諭州府節度刺史每六衙日親慮問繫囚免至寃滯

周知微爲刑部郎中長興二年七月奏開元刑法格有後格破前格之載無後敕破前律之文今雖以律定罪以格禁違復有八議之條廢來斯久請準舊制令居八議之條有犯死罪者令所司準法先奏請行議典敕旨

周知微官在郎曹職參拜憲慮有亂名之弊舉無破律之規法雖重於一成恩亦存於八議蓋前王之定制固

當代以常行令覩敷揚可嘉勤蓋從之

李盈休清泰元年為司勳郎中奏奉詔各令於律令格式内抄出本司合行公事本司職典勳官近日凡初叙勳便至柱國臣見本朝承平時至於位至宰輔藩臣其勳亦從初叙蓋示人數歷功用之重也勳格自武騎衛七品至上柱國正二品凡十二轉令後羣官得叙勳者並請自武騎尉依次叙進無容隅越從之

夏侯坦清泰三年為司門郎中上言去年六月詔京百

司舉本司公事當司官屬關令丞及京城諸色人出入過所事久不施行其關牙官守捉權知者伏以關防以備姦詐令式素有規程旣奉綸言合申職分關防所過請準令式初莊宗定河南都雒陽司門申舉自梁朝元給過所公據遞來本司官旣非才事或擁滯遂廢令垣雖舉職竟不施行

晉王權初仕梁為戶部侍郎權奏每年正伏天下貢物陳於殿庭屬戶部引進切以近年以來未甚齊整本二

百餘州貢物今止六十餘州伏以任土勤王本朝故事冀申尊奬所謂駿奔伏乞遍下諸州請依貢式陳進正伏之日所貢整齊從之

周張昭遠爲吏部侍郎奏䟽内銓見行用十道圖除舊雒都并都外有新昇京都及節度防禦團練等名目不一又自明宗以來廻避廟諱所改州縣名多未結入十道圖銓司入官之時格式旋簡元敕施行未曾添入十道圖無所凖的請下當司改定從之

宣贊

謁者之選蓋以參侍帝幄出納王言取其姿貌高朗丰神竦儁故於俯仰之節抑揚之音進止雍容有若成誦吐發無滯觀者拭目此善於其職矣若輔之以涉獵書史多識遺儀斯又拔乎其萃者也

漢灌嬰為郎中從高祖入漢中拜中謁者後以戰功賜爵列侯復以中謁者從

石奮趙人也高祖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受書謁（中涓官名主居）

中而涓潔者也外事有書謁令奮受之

徐生魯人善為頌漢官儀有二郎為此頌兒威儀事者徐氏後為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使皆詣魯學之頌音容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

江袞為人魁岸容貌甚壯武帝以為謁者

後漢劉昆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也少習禮容平帝末每春秋饗射嘗備列典儀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

而觀之光武時遷侍中

何熙少有大志和帝時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帝偉之

後魏高遵為中書侍郎及新制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嘗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縣是帝識待之

王誦字國章為給事黃門侍郎靈太后時大赦誦宣讀詔書音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僚傾屬莫不歎美

北齊李繪魏天平初文襄用為丞相司馬每御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寮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

元文遥為侍中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令宣敕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

後周柳慶魏廢帝時初為民部尚書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太祖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迴避帝以此深委仗焉

隋長孫覽周武帝時為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辨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

柳謇之初仕周為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

柳肅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起家齊王文學武帝見而異之召拜宣納上士

唐溫彥博幼聰悟有口辯涉獵書記初仕隋為通事謁

者善於敷奏甚獲當時之譽及為御史大夫仍檢校侍郎彥博善於宣吐每考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受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

崔敦禮為通事舍人辨於詞令容止閑雅見者美之

田歸道為司賓丞以明辨詞令遷通事舍人內供奉

姜柔遠為通事舍人美容儀善敷奏

李若水容貌甚偉為通事舍人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後官至左金吾大將

軍兼通事舍人

齊映為給事中白晳長大言音高朗德宗自山南還長安常令映侍左右或令馬前或至城邑州鎮俾映宣詔令益親信之

梁寇彥卿自太祖鎮汴擢在左右弱冠選為通贊官太祖為元帥補元帥府押衙充四鎮通贊官行首兼右長直都指揮使

劉捍便習賓贊善於將迎自司賓局及征討四出必預

其間雖無決戰爭鋒之績而承命奔走敷揚命令勤幹
涖職以至崇顯焉
晉陳瓚歷數朝為謁者年踰六十雖熟於宣導而聲氣
衰憊但内廷同輩䕶之以至職卑官顯高祖天福中擢
衛尉卿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七

册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薦舉

詩曰烝我髦士傳曰舉爾所知大易著彙征之訓丘明紀稱善之說皆論薦之謂也乃有處機要之任當喉舌之寄而能思報寵遇務詢才傑旁洎通逸上達卿士察其志行之忠亮知其學術之深厚或文可以丹青神化

道可以彌綸王度孜孜推進以助乎治推轂之義攸著引翼之志斯篤上有同升之美下無滯才之歎濟濟之詠繇是興焉非夫樂善援能奉上盡節者其孰能與於斯乎

漢陳咸為左曹王吉子駿以孝廉為郎咸薦駿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勵俗

鮑宣為諫議大夫彭宣為右將軍罷數歲宣數薦彭宣會哀帝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宣復言帝乃召彭宣為

光禄大夫

後漢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僕射上書薦劉平及王望王扶(平初名曠)曰臣竊見瑯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

賈逵為侍中和帝時李尤少以文章顯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又薦中散

大夫魯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又楊終坐事徙北地貫還遠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
韓稜為尚書令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
陳忠為尚書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司徒劉愷致仕會太尉馬英策罷忠上䟽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

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恊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遵烈風不迷遇迅雷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叅司空倀遷並爲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

僚景式海内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宰
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
太尉周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忠又上疏薦興曰臣伏
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温麗垂於後世
列於經典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臣竊
見光禄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
里藴匵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
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策既

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内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樑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

黄瓊順帝時為尚書僕射時連有災異上䟽曰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

史敞為尚書胡廣為尚書僕射時陳留郡缺職敞與諸尚書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祚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奥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務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

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撫寧方國陳留近郡令
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
東脩首善有所觀仰廣尋為濟陰太守
左雄為尚書令薦周舉為尚書舉旣稱職議者咸稱焉
虞詡為尚書僕射成翊世辟司空張皓府遷為議郎自
劾歸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
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翊世在朝正
色百僚敬之又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議郎左

雄數言事其辭深切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輔弼之益繇是拜雄尚書㢡參為大鴻臚詡又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以為太尉録尚書事

郭虔桓帝時與應賀並為尚書時平丘令周舉上書言

當世得失辭甚切正虔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置章御座以為誡章謂所上之書陳蕃為尚書令胡廣為僕射徐穉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蕃等上疏薦穉及姜肱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繇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

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蕃又薦河内太守魏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徵為尚書

羊陟為尚書令以前太尉劉寵司隷校尉許沐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龎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

楊喬烏傷人為尚書同郡孟甞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表辭隱處窮澤桓帝時喬上書薦甞曰臣前後七表言

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引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内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希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

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
筲之姿趍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
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
朱穆為尚書延熹中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
阯蒼梧三郡皆沒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桓帝詔
公卿舉任代劉度者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
史出兵三年羣寇悉定
蔡邕靈帝時為郎中上封事曰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

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常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進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内博開政路

魏荀彧漢末為尚書令仲長統性倜儻敢言獻帝在許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杜畿自荆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

見纖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纖於朝魏太祖時為丞相
謂或曰河東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
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於是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拜畿為河東太守
王象為散騎常侍文帝踐阼表薦南陽太守楊俊曰伏
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宏量體仁
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寛内
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

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
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盧毓文帝時吏部尚書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
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亮
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
用曁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
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
帝於是用邕

夏侯惠文帝時為散騎侍郎劉劭為散騎常侍詔書博求衆賢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賛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

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燿日新矣

孟康為散騎侍郎崔林為司隸校尉明帝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内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

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

吳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奉車都尉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通逹微才照人物徳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

華覈為中書丞陸胤為左虎林有時名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歴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

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暴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脩至州風氣絶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脩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横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脩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

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邉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晉李重為吏部尚書武帝受禪曹嘉為東莞太守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臣欽若等曰嘉白馬王彪子志陳思王植子翕東平王微子又已歷二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

為員外散騎侍郎于時内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三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疾病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日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充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

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
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
山濤為吏部舉散騎常侍阮咸典選曰阮咸貞表寡欲
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
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濤為尚書僕射啓事曰郿令諸
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隅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
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
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

崔洪為吏部尚書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詵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荀勗守中書監侍中尤為武帝所信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

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若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

胡濟為尚書郎武陵人伍朝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宏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列不聽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

藴匵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

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

陳準惠帝時為中書令張華為中書監屬氏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準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孟觀

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健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帽氏羌轉東羌校尉

王琨為尚書郎范喬有行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叙琨乃薦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

紀瞻元帝時為僕射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

贍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
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
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郗
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
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
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
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
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

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鎮北陳眕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座況鑒雅望清量一代名器聖朝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道冀有豪氂萬分之一

江彪穆帝時為尚書僕射彪薦郗愔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

王珣孝武時為尚書僕射戴逵累徵常侍博士辭疾不就珣上䟽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後珣為尚書令徐廣為員外散騎侍郎珣深欽重舉廣為祠部郎

宋沈演之為吏部尚書建康令劉秀之性纎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演之每稱之於太祖

徐爰為尚書左丞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朝

廷亦弗嘗聞唯爰知之白太祖稱其梟敢及孔覬反亮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輙陷決

王彧為尚書僕射明帝泰始初周山圖為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為前驅舉軍主侯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

南齊沈淵為吏部郎沈約為中書郎沈麟士隱居教授學者數十百人武帝永明六年淵約表薦麟士義行曰

吴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禀於天然博綜
生乎篤習承世貧窶藜藿不給懐書而耕白首無倦挾
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凡早卒孤姪數四攝尪鞠稚吞苦
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逾
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敷朝規於
邉鄙播德澤於荒垂詔又徵為太學博士不就
梁范雲為吏部尚書周捨為奉常丞高祖即位博求異
能之士雲與捨父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

尚書禮部郎許懋為文惠太子侍講吏部尚書雲舉懋
參詳五禮除著作待詔文德省
徐勉為吏部尚書孔休源為臨川王府行叅軍高祖嘗
問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朕思
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
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
曹郎中勉叅掌機密大通三年以疾陳解因舉何敬容
自代乃以敬容為尚書僕射又奏東宫通事舍人劉香

為王府諮議高祖曰劉香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

殿中郎缺高祖謂勉曰此曹舊用文章且居鴈行之首

宜詳擇其人勉舉太子舍人張緬充選

沈瑀為駕部兼尚書左丞薦族人沈僧隆僧炤有吏幹

高祖並納之

范岫為都官尚書表薦陸襄起家為著作郎杜之偉為

中書侍郎領著作姚察為原鄉令之偉與察深相眷遇

表用察佐著作仍選史

陳袁樞為吏部尚書陸瑀舉秀才對策高第樞薦於世
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
蔡景歷為中書舍人褚介為中書侍郎高宗太建中山
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汚免高宗患之謂景歷曰
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内試思其人景歷進曰
褚介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
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
徐陵自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

高宗召陵入殿曰卿何爲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又薦陸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左西掾闕允膺兹選乃除司徒左西掾時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

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
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
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
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
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
江總爲尚書令時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
其人總等咸薦度支尚書姚察敕答曰非惟學藝優博
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

後魏高允為中書侍郎轉中書令遷中書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文也允以中書侍郎高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閭遂為獻文所知及為尚書散騎常侍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於代允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仗政任能無宜抑屈高閭為中書監李冲為侍中以著作郎楊屘碩學博識舉為國子祭酒又孫惠蔚舉郡對策為中書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

王衍為尚書時劉𡤛年十二詣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實秘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

任城王澄為尚書僕射曹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孝文太和二十三年澄奏世表為國子助教

崔光為黃門郎薦司徒司馬宋弁自代孝文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光為中書監劉芳為太常卿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

不許房景先為太學博士光以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光遂奏兾著作佐郎修國史張彝為秦州刺史廢於家光為侍中表薦曰彝及季韶朝列之中惟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文並為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升晉之士匄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品級齊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兾州大中正光又與御史中尉李彪

同撰國書彪以罪除名白衣修史光奏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刋魏典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督勸羣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濶多所廢離近蒙收録起綜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勉復舊職專切不怠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先帝既厚委任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維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精歲月紀册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鑠焉無泯

矣帝不許

李彪為祕書丞與宋弁州里迭相祗好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

源懷為左僕射宋世景為尚書祠部郎懷引世景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還徙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堠以備北方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宣武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宣武曰朕

亦聞之

城陽王徽為尚書僕射孝明欲親討荆州詔辛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鄴城會右丞闕徽舉雄乃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

侯剛為侍中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與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抗衡不屈先帝所知四海同見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

李凱為祕書監裴景融為太學博士永安中凱以景融

才學啓除著作佐郎

北齊高隆之東魏孝靜武定初爲尚書僕射營構大將李業興爲通直散騎常侍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

司馬子如東魏末爲尚書令趙隱（隱字彥深）性聰敏不雜交游爲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省隱靴無氈衣帽穿敝子如給之用爲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

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選沙汰諸曹郎彦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别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子如又薦吕思禮為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

郭秀為守七兵尚書與盧恭道交款性温良頗有文學及秀任事每稱薦之神武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

楊愔文宣天保中為右僕射崔瞻為司徒屬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辭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愔又薦盧思道才學兼著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史

辛衍為殿中尚書楊愔為右僕射時辛德源少有重名衍愔見德源竝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

崔昂為尚書舉薦大行臺郎中樊遜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

劉逖武成時為中書侍郎上表薦辛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艷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

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繇是除員外散騎侍郎
陳元康為散騎常侍時高岳討侯景未尅武成欲遣潘
相樂副元康曰相樂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
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
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
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欵元康欲
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
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

李神儁為吏部侍郎魏收初除大學博士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

祖孝徵為尚書僕射薦太子舍人盧昌衡字子均為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隋高熲自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任寄益隆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

令去官於是命頻復位
蘇威開皇初為納言民部尚書薦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時雍州縣令每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又柳莊初仕後梁為太府卿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章奏莫不稱善威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

柳莊威至大業初為魯郡太守嘗欲殺一囚司法書佐
陳孝意固諫止之及威再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
楊素仁壽初為尚書僕射劉子翊為秦州司馬參軍事
十人入考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御史又李百藥追赴仁
壽宮素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令襲父爵
楊玄感為禮部尚書時煬帝徵天下儒生集於東都講
論令玄感主之孔穎達與諸儒論難咸為之屈諸儒嫉
之潛令刺客伺其便玄感深禮之知其如是延之於第

待以上客薦爲太學助教繇是顯名

許善心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

唐裴矩隋大業末爲黄門侍郎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爲逆於是選淳良太守撫之矩因奏言天水郡守丘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寛而不擾煬帝從之追和爲交阯太守

李勣武德初為武候大將軍後遷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為檢校定州别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𤣥齡亦言之於是引為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魏徵為尚書左丞貞觀初杜正倫直文學館徵表薦正倫以為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

李靖貞觀初為刑部尚書屬平江陵時岑文本事蕭銑為中書侍郎掌機務至是授祕書郎直中書省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

劉洎為黄門侍郎李義府貞觀初進士舉門下省典儀洎與治書侍御史馬周皆稱薦之

劉恭甫為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賜之絹二百五十匹

杜淹貞觀中拜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前後表薦四十餘人後多名者淹嘗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太宗因問淹懷道才行如何淹對曰懷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甚有清慎之名又煬帝向江都之日召百官問去住之計時

行計已決公卿皆阿旨請去懐道官位極卑獨言不可臣目見此事

閻立本為工部尚書黜陟河南時狄仁傑為汴州判佐為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海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都督府司法

薛元超高宗永徽中為黄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詞兼好汲引寒酸嘗表薦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等十餘人繇是時論稱美

劉審禮儀鳳初為工部尚書薦魏元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刺史

魏知古睿宗初為黃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大一蒲州司功參軍齊幹前右內率府胄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為有知人之鑒

姚崇為夏官尚書出為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崇對曰秋官侍郎張柬之沉厚有謀能

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李嶠為内史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李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繇是召拜右拾遺

張鎬𤣥宗時為左拾遺安禄山叛逆詔朝臣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各一人鎬薦賛善大夫來瑱有縱横才略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表入即日召見稱旨拜頴川郡太守充招討使

蕭昕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叟爾玄宗擢鎬為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及安禄山反昕舉賛善大夫來瑱任將帥思明之亂瑱功居多

張漸為中書舍人時南詔閤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劒南節度遥制其務屢喪師徒漸薦黔府督趙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第五琦為殿中侍御史河南等五州度支使天寳末韋倫為劍南行軍司馬中官毀譖之貶衡州司戶屬東都河南並陷賊漕運路絶琦薦倫有理能乃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

李季卿代宗大歴中為吏部侍郎薦大理評事李紓徵拜左補闕

楊綰為吏部侍郎薦漣水令劉滋堪備諫職拜右補闕又薦令狐峘自華原封拜右拾遺

劉晏為户部侍郎判度支時顔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焉大歷中晏為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蘇州嘉興人徐岱家世以農為業少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又聰辯問無不通難莫得屈表薦之授校書郎又劉迺為宣州判官晏尋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郎户部郎中充浙西東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重之又孔述睿隱於嵩陽好學不倦晏聯表薦述睿有顔閔之行游夏

之學繇是累授協律郎

于邵為禮部侍郎建中元年堯山令樊澤舉賢良對策邵厚遇之邵與楊炎善薦為補闕

元琇德宗興元初為尚書左丞江淮轉運使時齊抗為工部員外郎充江淮宣慰判官會朱泚初平旱蝗之後國用空耗琇以抗有才奏為倉部郎中條理江淮漕運以給京師

韋渠牟貞元中為諫議大夫茅山處士崔芊徵至闕下

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馮伉自醴泉令為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皆渠牟延薦之

李行修為殿中侍御史貞元中費冠卿及第歸而父母卒嘗恨不及榮養遂絶迹不仕元和三年行修薦之授右拾遺

李巽為兵部侍郎鹽鐵使元和初程异初以附王叔文敗貶郴州司馬巽薦异曉暢錢穀請棄瑕録用繇是拔為侍御史復充揚州留後

李德裕穆宗時為御史中丞表薦處士李源曰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為恥當代不以為非臣恐風俗既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憕之少子天與貞孝嗣兹忠烈以父死國難衰經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絶心禄仕垂五十年放懷

山澤罕至人落暨于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憕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煙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窺精麤同衆寺之舊殿則憕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患苦絶意貪縁遂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沉身無聲處薄自頤終老彌篤且憕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羯屠陷飈驅嚮從而憕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繇憕益勸而源名銷迹滅徵訪不加

實任職居方之臣歷政之闕也况源嘗守沉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静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皐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為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跡宣付史館則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憕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并集憕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為臣於千古疏奏帝欣納之

册府元龜卷四百六十八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封駁

漢制羣臣上書凡品有四駁議其一也蓋以號令之出風化攸係或愆治典乃傷國體繇是執奏抗論正辭理奪封還詔命追救缺失者有矣中代而下政歸臺閣機事紛委典章盡在夙夜出納周旋慎重其或上之所舉或

違於道乃至官人之非稱法制之繆戾壅求賢之路失任刑之極禮文差僭德義隳廢撓賞罰之柄興宛滯之歎權寵交搆災譎創見利非均濟信或未孚莫不罄竭忠懇敷陳要道謇諤持正激切指事兾感悟於時王用杜塞於未然無害於成不遠而復詩曰匪懈于位傳云彌縫其闕其斯之謂歟

後漢虞詡順帝時為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

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

胡廣順帝時為尚書僕射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

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駁之曰臣
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
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
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
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
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
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
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

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

陳蕃桓帝時為尚書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

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

周景桓帝時為尚書令河南尹楊秉坐事論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直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景與尚書邉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嘗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茍進

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在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及到拜太常

魏韋誕齊王時為侍中先是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遞薦胡昭曰天貞高潔老而彌篤玄虚静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從後以故不即徵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於本

州評議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考行於鄉
令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士足以取信附下罔上
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誠宜加異乃
從議

晉李重爲尚書郎時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
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
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垂制所以齊衆簡邪非
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

令如登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

劉毅為諫議大夫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

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故下詔赦之

溫羨為吏部尚書先是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侍中嵇紹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暈未忍重戮事已弘矣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羨又駁之曰自天子以下爭臣各有差不

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亡非其親暱誰能
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吕皆
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
之内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乘風贊
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内難
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杜子事
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杜子之后與趙盾不
討弑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

爵位

摯虞為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凖正三辰懸象無所容其繆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

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令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令兩尺竝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

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茍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郄鑒為尚書令王敦平王遵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遵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閉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謂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

荀奕為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營宮城尚書符下陳留

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二公之上坐在天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議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奕以為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為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

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為宜除於國體為全詔從之

范堅為尚書右丞相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四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映議以為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映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

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制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

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文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顔含為侍中咸和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陸曄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含與黄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内藴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
韋諛為後趙黄門侍郎時暴風大雨震電起西河介

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石勒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臣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介山左右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為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倘或緣之而

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也亦不得亂也尚

書其從簡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

普復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詵駁曰按春

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

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

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

陰冱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

令緜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于是

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宋王韶之為黄門侍郎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實之請假
事曰伏尋舊制羣臣家有情事聽併給六十日太元中
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為
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
未足為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
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聞
許或家在河雒及嶺南沔漢者道阻且長尤宜别有條

品請付尚書詳為其制從之

後魏邢虬為尚書左丞時有人害母者八座奏斬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反者戮及朞親害親者全不及子既逆其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于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絶其類也奏

入宣武從之

李巽爲吏部郎中先是李神雋行荆州事引御史温子昇兼録事參軍子昇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巽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於是還員

隋劉行本爲諫議大夫時有雍州别駕元肇言於高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

令之行蓋發明詔令肇乃敢乖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帝嘉之

唐徐有功爲秋官郎中時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搆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郡公乞知古等錫以再生各授以官佇重申來效來俊臣張知默等又抗表請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重驗前罪奏曰行本潛行悖逆謀告張知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當處斬有功駁

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錫虧聖人恩信之道為臣雖
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竟免死
盧粲為給事中神龍中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武崇
訓為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王
謚曰忠令司農少卿趙履温監議葬事及將葬履温遂
諷安樂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為崇訓造陵中宗制許
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有
家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

恩特獎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為名春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已免衛人賞之以邑于奚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塋之典誠别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請比貞觀以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敕答曰安樂公主與永泰無異同

穴之議今古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執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之父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載在方策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巳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絶於朞𦒿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賻賵之儀褒塋之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永康公主

承兩儀之澤履福禄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辰而為
壽上皇之奨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
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將來作則百辟者
也帝無以答竟依粲所奏
宋璟神龍中為黄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俄有京
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宫掖將為禍患之漸三
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
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流嶺南而

死

韓思復唐隆初為給事中右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及被詔至京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東都有兵氣擄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大典嚴善思任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陷韋

氏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行臓即從極法且敕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懐逆詐事即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来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可昭詳請付刑部集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言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乃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案諸司所議善思十纔一人云抵罪唯輕夫帝閽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目以視視無不洪今羣

言上聞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設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及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既親既賢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出法合從輕帝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
盧懷慎為黄門侍郎開元二年詔追贈崔湜亡父挹為吏部尚書詔出懷慎與姚崇魏知古等奏曰臣等謹重商量不敢奉詔崔湜位忝大臣身犯惡逆汙官滅族國

有常刑其父挹特承恩渙免其誅戮蒙兹大造得盡餘年若更追榮恐招物議唯刑與賞天下共之發號施令國之所重舉而不法後代何觀望不贈官但厚給葬事從之四年隴右節度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立戰功請各授游擊將軍敕下紫微懐慎等奏曰郭虔瓘雖有邉功酬勞已厚不知猒極妄有干祈前奏奴石請與五品恃以微効輒侮彞章此而若依實亂綱紀望儜從之

許景先為給事中開元八年九月制賜百官九日射景先駁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則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修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

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宫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北水潦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壘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凶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雨州徽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雖經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

此令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慙考古循今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繇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疏奏遂罷之

夏侯銛為給事中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銑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父合葬敕旨依議銛駁之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生存之時已與前

夫義絶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縣所請却祔舊姻恐魂而有知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緜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請議公主合與同皎合葬以否報之

貫至為中書舍人至徳二年六月將軍王元榮殺本縣令杜徽罪合死肅宗以其能修守備之器特放免令於

河東承光軍效力至上封事執之敕旨百僚議咸與至同帝以寇逆未平籍其殊藝竟捨之

韓滉為給事中大歷中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上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

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年正月癸丑以吉州長史盧杞為饒州刺史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瀚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奸邪為志矯誣陰賊退斥忠良

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很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為也幸免族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大失天下望唯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瀚從一皆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乙卯詔出髙又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為政極惡窮兇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讎至丁巳補闕拾遺陳京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内藏奸邪三年

擅權百揆失敘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杷為相要官大臣動踰旬月不敢奏聞百僚懍懍嘗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黜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為之側目繇是忠良激勸内外歡忻今復擢為饒州刺史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旨速輟新命臣等忝備諫職昧死上

陳戊午補闕拾遺又上疏曰伏以盧杞蒙蔽天聰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繇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擢授饒州刺史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睠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衆望永棄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實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無以上答鴻造再陳狂瞽倍萬兢惶丁卯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均軸前後三年

棄斥忠良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盧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帝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高復奏曰盧杞姦臣嘗懷詭詐非是不逮帝曰朕已有再赦高曰恩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且赦文至憂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奸臣司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參官顧問并

擇謹厚中官令就街衢衆訊億兆一人異臣言臣當萬死於是補闕拾遺又前諫與高不異帝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否皆云可遂追饒州刺史翼日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戊午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復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稱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宰相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

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盧杞奸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奸邪也帝默然良久左常侍李泌復對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衣髙奏如何泌奏曰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逮也帝悅慰勉之二年二月戊寅詔曰諸道節度觀察使所進牛委京兆府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產業以所進牛均平給賜其有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髙駁奏曰聖慈所

憂切在貧下百姓有田不滿五十畒者猶是貧人請量
三兩户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
崔仁師爲給事中貞元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弟
並坐仁師駁之曰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憂
兄弟議遂寢
許孟容爲給事中貞元十七年五月京兆上言好時縣
風雨雷雹傷夏麥輻員二十餘里德宗命縣吏與品官
同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以降有差孟容執敕

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弘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法官等一人再令參驗則察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可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敕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此敕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不許十八年三月以前攝浙江東道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齊總為衢州刺史總前爲裴肅判官橫賦以進奉人頗苦之及肅死總司其後務復剥下以諂上人益不堪及授

刺史羣議以為超奬過當詔至門下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日恩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闗下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震駭又齊總是浙東判官今詔敕稱權知浙東觀察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前未有敕命今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齊總若可選拔不假此事若未可選拔假此益使人疑陛下臨御已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聖情

所難改移即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總必有可録
陛下必須酬能即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令四海舉
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事兼
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伏乞聖慈少迴聖覽臣所
請陛下若謂臣為不切不懇伏乞陛下試停慈詔密使
人於外聽察必賀聖明開納必賀聖明無私禽魚草木
亦知感悦歡聲必山呼雷動聖德必一日萬里臣授官
中謝日具以面奏詔教有不便者伏請封取進止今齊

總詔謹隨封進時左補闕王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繇是詔書留中不出明日雨不視事特開延英門召孟容對德宗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給事中袁高論盧杞後来未嘗有可否是時齊總竭浙東進奉超授衢等江淮之間人頗困匱無不罪總及是四方聞者皆感上聖明虛己之德嘉孟容之當官不回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事大理評事張正元為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邕管經略使孟容上疏論張正元非次遷授右補闕張正元劉伯芻繼有封章帝遣中使宣諭孟容詔書遂行

呂元膺爲給事中元和四年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爲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嘗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爲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始貞元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他罪論奏不更驗理或黜或徙迄貞元軍府化之至是憲宗雖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元膺封還上奏曰孔戡以公爲盧從史所忌且離職已

久李吉甫以宰相出鎮辟請非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懸史官崔國楨或處近職或倅戎府皆爲吉甫奏在幕庭從史以嫌忿干黷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戡官序雖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則長姦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各懷疑慮事不可許帝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下元膺後爲尚書左丞十五年太府少卿王遂與戸部侍郎判度支潘孟陽以私忿各移職遂爲鄧州刺史又敕王遂令私屬吏人請兩池課料有乖

愼守合示懲懲但縁頃年出軍南北置使頗聞約身奉
國省費相懸每念前勞特寛常憲已從别敕處分其韋
從素柳季常各宜決四十其所請錢物委度支使准法
據數徴納初遂除鄧州刺史元膺以遂補吏犯贓法當
從坐其除官詔云清能業官不當有清字又鄧州古號
大郡出守為優封上詔書及敕下唯罪吏人而遂命如
初元膺復請罪之不報又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
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戸元膺

曰廉使奏刺史贓罪不覆驗即譴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為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鄭餘慶為吏部尚書元和六年有璺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黄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幸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過理繇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薛存誠元和中為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

誠以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又咸陽縣尉袁儋為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敕繼至存誠皆執之憲宗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繇是遷御史中丞

張仲方為度支郎中元和十二年太常謚李吉甫為敬憲仲方以為不當駁之曰徵發傷殘之弊以為因吉甫而生既忤於時又不中其病而辭亦非工故識者獎其直而訝其稍過遂貶為遂州司馬

崔植為給事中元和十四年二月以撫州司馬司正令狐通為右衛將軍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奬用憲宗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時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内外官俸禄植封還敕書極諫而止鎛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税搉酒鹽利度支米價等匹段加估定數詔許之其先下州府監院連四月二十五日敕牒更不在行用之限鎛急於掊聚先是奏近年天下

所納鹽酒等利撲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雖估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諭許輟已行之詔物議大罪鏄而美植鏄懼至是乃更前過且重條奏請申敕以示之

韋弘景為給事中長慶元年正月以檢校大理少卿駙馬都尉劉士涇為太僕卿弘景與薛存慶封還詔書上疏曰臣等伏覩制書授前件太僕卿者伏以司僕正卿

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詹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厚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常人班叙散秩徒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名聲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况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勲則寵侍嘗厚今更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官守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敕不敢行下謹隨狀封進穆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曰詔

命已行可放下弘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請改授衛尉少卿帝復諭弘景曰士涇父昌嘗為涇帥有邊功士涇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焉

韋顗為給事中長慶二年以絳州刺史崔弘禮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副使詔至門下顗以弘禮位望素輕未嘗在班列不宜尹正都邑乃抗表封還詔書詔諭韋顗放崔弘禮敕下

盧載為給事中太和中諫議大夫崔承𫟎頻上章言時政得失尋以鄭注為太僕卿論諫激切注不敢出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公卿送詣中書求承𫟎出麾之故載封還詔書即日文宗御紫宸殿顧謂宰臣曰華州關人以承𫟎可任故命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既不能户曉莫若俯從衆望遂追制罷之

李固言為給事中太和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宫調

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傅
狄兼謩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十一月文宗御紫宸殿宰
臣李固言奏所請檢勘左藏庫疋段所繇剩破漬汚聖
恩以赦前事不罪兼謩已封敕却進帝召兼謩問封敕
如何兼謩曰官典犯贓不在免限況在藏庫不同諸司
以臣管見不合赦罪所以封進帝曰所司請檢之初先
以赦前事請赦官典朕既許之矣與其失信寧失罪人
卿能舉職朕深嘉之苟有除授不當無以封還詔敕為

難是年五月以駙馬都尉韋處仁為左散騎常侍衆以為不可給事中封駮乃除右金吾大將軍

盧弘宣為給事中開成二年七月制贈司徒郭釗嫡男殿中少監仲文襲封太原郡開國公弘宣奏曰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詞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詞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戚里勲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瞻奪宗之配實黜風教且仲文仲詞既非同出

襲封尚主不可竝行伏請付御史臺追勘詔令萬年縣尉仲詞襲封其仲文落下以仲文尚父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故免其罪

韋溫為給事中開成三年六月詔以康州流人王晏平為永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晏平為靈武節度使去任日取征馬四百餘匹及借兵器千餘事遂隱沒妄為申破臺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贓七千餘貫以晏平之父智興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所魏博鎮州

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溫與薛廷光盧弘宣等封敕改授永州司戶溫等又封還文宗命中人宣諭溫等制命始行（時晏平在縗麻之中未至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既免死旋又除官復假三鎮之勢以迫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不守法理時論深惜之）溫為尚書右丞

開成四年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姚勗為鹽鐵推官河陰縣有黠吏詐欺久繫獄牢莫得其情至勗鞫問得實故有是命溫上疏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翼日命中人就溫私第宣令許姚勗於本司上溫

又堅執前議勗竟改授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

裴泰章為給事中開成四年九月詔以京兆尹鄭復為檢校禮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充劒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戎軍等使詔下泰章封駁以復不歴丞郎命鎮為優時議以泰章封駁不當翼日復行前制

崔瑑為給事中開成四年十一月詔以前青州節度使陳君賞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衛事瑑封駁遂除右羽

林軍統軍先時君賞在青州以貪殘不理故也

李湯為給事中咸通中懿宗除后母楚國夫人聓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适朝典望卿放下仍令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九